

## 學術論文

# 劍指中國：日本對亞洲的安全戰略

---

## Pivot towards China: Japan's Renewed Security Strategy in Asia\*

劉泰廷 *Tai-Ting Liu*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Doctoral Candidate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洪銘德 *Ming-Te Hung*

中興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

*Research Fellow of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 摘要 / Abstract

在中國依舊是眾多觀察家眼中撐起全球經濟發展的主角同時，其聚「和諧」與「威脅」於一身的特質使許多國家不敢掉以輕心。儘管中日經濟關係持續發展，就外交和區域安全而言，日本對中國崛起仍抱持警慎的態度。自 2012 年安倍晉三重新就任日本首相以來，東京在亞洲採取一系列作為，暗示新政府「包圍」或「圍堵」北京的決心。安倍的「三支箭」以外，為了壓抑中國，日本已與美國、緬甸和印度加強關係。日本的新一波攻勢包括加入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議 (TPP) 的談判，以及增進日緬

---

\* 本文發表於 2013 年 11 月 8-9 日於台灣大學舉辦之第四屆日本研究年會「國際日本研究之可能性-人文・社會・國際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作者感謝主持人和評論人的寶貴意見。

和日印關係。本文試分析東京的新戰略以及其對於中日關係的影響。

While China continues to be eyed by many observers as the engine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near future, the double edged sword of China's harmonious and threat identities continues to prompt states to respond accordingly as well. Despite economic progress, in the realm of foreign policy and regional security, Japan remains cautious over China's rise. Since Shinzo Abe's re-election as prime minister in 2012, Tokyo has undertaken a series of moves in Asia that hint at the new government's determination to "ring in," if not "contain" Beijing. Besides the shock of Abe's Three Arrows, Japan has strengthened relations with the U.S., Burma and India in an effort to fence in China. Japan's invigorated efforts include agreement to enter negotiations for the 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nd the warming of Japan-Burma and Japan-India relations. This paper seeks to analyze Tokyo's new strateg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Sino-Japanese relations.

---

**關鍵字：**日本安全、中日關係、印度、緬甸、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議

**Keywords :** Japanese Security, Sino-Japanese Relations, India, Burma, TPP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 壹、前言

在中國依舊是眾多觀察家眼中撐起全球經濟發展的主角同時，其聚「和諧」與「威脅」於一身的特質使許多國家不敢掉以輕心。儘管中日經濟關係持續發展，就外交和區域安全而言，日本對中國崛起仍抱持警慎的態度。自 2012 年安倍晉三重新就任日本首相以來，東京在亞洲採取一系列作為，暗示新政府「包圍」或「圍堵」北京的決心。安倍的「三支箭」以外，為了壓抑中國，日本已與美國、緬甸和印度加強關係。日本的新一波攻勢包括加入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議（TPP）的談判，以及增進日緬和日印關係。本文試分析東京的新戰略以及其對於中日關係的影響。

## 貳、日本新安全戰略的動因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日本安全戰略步上了與他國與眾不同的道路。作為引爆太平洋戰爭的罪魁禍首，日本的開戰能力受到和平憲法的拘束；二戰後的國際氛圍支持日本往和平的方向發展。日本從此成為「不正常」國家，喪失發起軍事攻擊的能力。美日雙方於 1951 年締結的安保條約亦因此成為日本安全政策至今的核心。無論憲法第九條對日本的制約為何，安保條約使東京在安全戰略上擁有許多選項，從放棄日本的軍事發展，依賴華盛頓的安全保護傘，到推動逐步修憲，恢復日本的國家地位。雖然國內仍持續就日本安全政策的未來進行激辯，美國在其中的重要性無庸置疑。近年，中國崛起對亞洲秩序造成的影響將東京和華盛頓推向更緊密的合作。鑒於日本內部和亞洲自 2008 年以來的變動，我們可以指出影響日本安全戰略的三個主要因素：領導人更迭、中國崛起，與美國重返東亞。

### 一、領導人更迭

就國內變動而言，安倍晉三的重新執政無疑是最重要的發展。自小泉

純一郎於 2006 年卸任以降，日本政局陷入高度不穩，領導人更迭頻仍。國內政治不穩造成日本外交政策在許多方面不協調，明顯地反映在各政權不同的政策重心。就某個角度而言，2011 年的東北大地震不僅重創日本社會與經濟，地震亦震垮了菅直人和野田佳彥兩人的政權。<sup>1</sup>日本大眾對於菅和野田二人的不認同為安倍立下了回鍋的基礎。安倍被寄予厚望，受大眾託付「改變」的重責大任。

自安倍重新執政以來，日本似乎正在反轉其近年「積弱不振」的形象，積極地重新塑造其在亞洲的地位。或許是為了維持民眾支持，安倍採取許多令觀察家訝異的大動作。經濟上，安倍引進全面性的宏觀調整或所謂的「安倍經濟學」，意圖把日本拉出失落的深淵。<sup>2</sup>再者，2013 年 7 月 23 日，安倍宣佈參與以美國為首的 TPP 談判，暫時以行動平息國內議論。<sup>3</sup>就外交政策而言，安倍政府將橄欖枝伸向印度、俄羅斯、越南、泰國、印尼和緬甸等國，試圖加強日本的外交關係。在非洲，安倍承諾提供 3.2 兆日圓（320 億美元）的開發援助。<sup>4</sup>簡言之，安倍政府似乎為了加強日本的國際地位而採取許多動作。

## 二、中國崛起與美國重返亞洲

就區域情勢變動而言，東亞正朝中美兩強格局變遷，值得關注。在東京眼裡，兩極化的發展的背後，可進一步釐清為中國崛起和美國重返亞

---

<sup>1</sup> 見：早稲田大学国際戦略研究所，〈東日本大震災後の日本外交の方向性〉，外務省委託研究調査報告書(2012 年 3 月)；石原忠浩，〈東日本大地震兩週年：重建之路的機會與挑戰〉，《戰略安全研析》，第 96 卷，第 4 期 (2013 年)，頁 14-20；〈特集：東日本大震災後の日本政治經濟情勢〉，《問題と研究》，第 41 卷，第 1 号 (2012 年)。

<sup>2</sup> 見：內閣府，《安倍內閣の經濟財政政策》，  
<http://www5.cao.go.jp/keizai1/abenomics/abenomics.html>。

<sup>3</sup> 內閣官房，《環太平洋パートナーシップ(TPP)第 18 回会合メデア声明》，  
[http://www.cas.go.jp/jp/tpp/pdf/2013/7/130725\\_tpp\\_joint\\_statement.pdf](http://www.cas.go.jp/jp/tpp/pdf/2013/7/130725_tpp_joint_statement.pdf)。

<sup>4</sup> 影山哲也，《TICAD:アフリカ支援 3・2 兆円 首相、表明へ》，  
<http://mainichi.jp/select/news/20130601k0000m010131000c.html>。

洲。中國崛起是美國重返亞洲的主要理由，而兩項發展皆改變了亞洲的權力平衡。許多國家被夾在兩強的競逐間，被迫以中美關係為主軸進行政策思考和調整。換言之，日本和許多國家的政策空間正在萎縮中。由中國、美國和日本組成的戰略三角，提供我們一個思考日本安全戰略的架構。

無視中日間的歷史問題，日本是最早指出「中國崛起」的國家之一，並認知到北京挑戰區域秩序的潛力。1990年，日本防衛大學教授村井友秀在右派雜誌《諸君》中撰文「新中國威脅論」。<sup>5</sup>此文被公認為「中國威脅論」的先聲，激發許多國內外相似作品。<sup>6</sup>儘管北京極力透過「和平發展」和「和諧世界觀」等概念安撫國際社會的疑慮，<sup>7</sup>東京仍維持高度警覺。在東京眼裡，中國在東海和南海的強勢作為以及對於台灣的野心，足夠說服其與北京保持距離。

就經濟而言，中國仍是日本最主要的出口市場。2011年，中日貿易額達到3449億美元，對中出口佔日本總出口約1/5（20.6%）。中國自2007年起成為日本最大的貿易夥伴國。<sup>8</sup>因此，就雙邊關係而言，日本發現其與中國身陷於一種「又愛又恨」的關係中，既突顯日本對中國的經濟需求，亦反映東京對北京的安全和政治野心依然保持戒心。如此的雙邊關係只可能對日本造成龐大的壓力，因為貿易數據顯示，在中國對日本敵意不減的同時，日本對於中國市場的依賴性正在提高。2011年，中國超趕日本，成為

<sup>5</sup> 村井友秀，〈新・中國「脅威」論〉，《諸君》，第22卷，第5号(1990年)，頁186-197。

<sup>6</sup> 相關作品包括：天兒慧主編《中國は脅威か》(東京：勁草書房，1997年)；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H.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New York: Alfred Knopf, 1998)。關於「中國威脅論」在日本的發展，見：邵軒磊，〈中國威脅論之解析 --- 以日本相關研究文獻為例〉，《中國大陸研究》，第55卷，第3期(2012年)，頁85-105。

<sup>7</sup> 關於「和平發展」和「和諧世界觀」，請見：Tung-Chieh Tsai, Ming-Te Hung and Tony Tai-Ting Liu, "China's Foreign Policy in Southeast Asia: Harmonious Worldview and its Impact on Good Neighbor Diplomac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astern Asia*, Vol.10, No.1(2011), pp.25-42.

<sup>8</sup> 新華網，〈中國連續5年為日本最大貿易對象國〉，[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2/20/c\\_122725063.htm](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2/20/c_122725063.htm)；日本國駐華大使館，〈日中兩國交流與合作概況〉，<http://www.cn.emb-japan.go.jp/bilateral/koryu0603.htm#2>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更增添日本的不安全感。

另一方面，就更廣的區域觀點而言，中國崛起引起美國的注意，並鼓勵後者於 2008 年以後積極返回亞太地區。自歐巴馬政府上任以降，華盛頓轉向亞洲並積極地與中國的鄰居進行交往。歐巴馬除先後訪問韓國、日本、印度和緬甸以外，華盛頓也相繼加強與韓國、日本和澳洲的軍事合作，並加入東亞高峰會和東協區域論壇。在華盛頓持續透過高峰會和 TPP 向中國招手的同時，中美在許多地區的競爭指向雙方曖昧關係下仍暗潮洶湧。

例如，美國透過參與東協區域論壇和東亞高峰會，以及簽署南海行為準則（Code of Conduct on the South China Sea）對東南亞進行再平衡；中國在數年前即參與東協主辦的論壇並簽署南海行為準則。在 2010 年於越南舉辦的第十七屆東協區域論壇，美國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Clinton）回應南海問題時指出，美國的「國家利益」包括各方和平解決彼此在南海地區的主權爭端，並「支持所有利害關係國透過外交合作，以非暴力的方式解決諸多領土爭議。」<sup>9</sup>美國欲扮演調解人的舉動挑起中國的不悅。中國副外交部長崔天凱請美國將爭議留給關係國自己解決。<sup>10</sup>戰略角力除外，TPP 加強華盛頓的轉向戰略（pivot strategy），並表明美國在亞洲重新建立影響力的決心。對日本而言，美國重返亞洲提供東京基礎和正當性，以更強硬的方式回應北京與日俱增的影響力。美國的轉向戰略讓日本有機會奪回近年讓中國佔走的區域影響力。相較菅和野田政府的避險策略，安倍似乎在外交政策上採取更保守的姿態。如 Richard Samuel 指出，雖然日中貿易關係依舊緊密，在美國更有力的支持下，日本正轉向對中國進行平衡。<sup>11</sup>

早在重返官邸後，安倍便宣佈將加強與美國的雙邊關係。此舉被視為

---

<sup>9</sup> Hung Ming-Te and Tony Tai-Ting Liu, "Sino-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in Southeast Asia: China's Rise and U.S. Foreign Policy Transformation since 9/11," *Political Perspectives*, Vol.5, No.3 (2011), p.110.

<sup>10</sup> Ibid. 崔天凱為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美大使。

<sup>11</sup> Richard Samuels, "Evolution of Japan's Grand Strategy,"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3/06/04/evolution-of-japans-grand-strategy/>

是逆轉日本安全與外交政策的關鍵。<sup>12</sup> 2013 年 5 月 9 日，日本和美國於東京舉行第一屆日美網路事物對話 (Japan-U.S. Cyber Dialogue)，並於會後發表共同聲明，呼籲雙方就網路資訊交換、國家網路事務戰略、以及與國防和安全政策相關的網路事務進行合作。<sup>13</sup> 此次合作或多或少係回應 2013 年 2 月中中國對美國進行的網路攻擊。<sup>14</sup> 就傳統安全而言，2013 年 8 月 23 日，日本參與美國主辦的空軍演習。<sup>15</sup> 韓國和澳洲亦參與軍演，日韓澳皆是美國於亞太地區共同圍堵中國的主要盟友。在日美關係加強的情形下，安倍政府針對中國，採取強硬的圍堵政策。

### 參、圍繞長城：印度、緬甸和 TPP

自安倍上任以來，日本在中國的周邊大張旗鼓，試圖「圍堵」(fence in) 中國。日本的圍堵戰略有兩個層次，一方面鞏固與印度和緬甸的關係，一方面則加入以美國為首的 TPP。透過鞏固與印緬關係，日本在中國南方形成圍堵陣線同時，也壓抑後者在東南亞快速成長的影響力。另一方面，加入 TPP 談判將日本置於一個排除中國的戰略和經濟網絡。由於 TPP 有潛力平衡，甚至取代以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 (CAFTA) 為主的東亞區域整合進程，儘管國內仍有龐大的反對聲浪，日本有戰略上的理由加入談判。

---

<sup>12</sup> 安倍於就任記者會上指出，「再次加強日本外交的基礎——日美同盟的紐帶，是重建日本外交和安全保障的第一步。」(日本外交の基軸である日米同盟の絆を改めて強化していくことが、日本の外交・安全保障立て直しの第一歩であると認識しております。) 見：安倍晉三，〈平成 24 年 12 月 26 日 安倍内閣総理大臣就任記者会見〉，[http://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012/1226kaiken.html](http://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012/1226kaiken.html)

<sup>13</sup> MOFA Japan, “Joint Statement Japan-U.S. Cyber Dialogue,” [http://www.mofa.go.jp/region/page22e\\_000001.html](http://www.mofa.go.jp/region/page22e_000001.html)

<sup>14</sup> 見：Gerry Smith, “Anonymous Helps Researchers Link Hackers to Chinese Army,” *Huffington Post*, February 19, 2013 以及 Ellen Nakashima, “Confidential Report Lists U.S. Weapons System Designs Compromised by Chinese Cyberspies,” *Washington Post*, May 28, 2013.

<sup>15</sup> “Uneasy Partners S. Korea, Japan Join U.S. Air Drills,” *Asahi Shimbun*, August 22, 2013, [http://ajw.asahi.com/article/asia/korean\\_peninsula/AJ201308220091](http://ajw.asahi.com/article/asia/korean_peninsula/AJ201308220091)

### 一、改善日印關係

儘管日本和印度有長期互動的歷史，相較中印大國競逐或印度與巴基斯坦之間的衝突，日印關係較不受注目。然而，在中國崛起的當下，日印關係擁有重要的戰略意義。以日本的官方援助為例，儘管日本提供中國大量援助，印度是日本於 1958 年提供援助的第一個對象，而自 2003 年起，印度是日本官方援助最大的資助國。<sup>16</sup>自啟動高階對話和經濟與安全合作的日印聯合聲明（2001 年）以降，日印兩國於過去十年中快速提升雙邊關係。2005 年，東京與新德里簽署名為「新亞洲世紀日印夥伴關係：日印全球夥伴關係的戰略方向」（Japan-India Partnership in the New Asian Era: Strategic Orientation of Japan-India Global Partnership）的共同協議。此協議成為日印關係的基石。就安全合作而言，東京與新德里於 2008 年發表「日印安全合作共同聲明」（Joint Declaration on Security Cooperation），提升兩國戰略關係。

對於日本來說，有多項理由將印度視為重要的戰略夥伴。首先，類似日中之間的領土爭端，印度與中國在阿克賽欽（Aksai Chin）地區亦擁有主權爭端。主權爭議讓東京和新德里有理由合作，並對日益強大的北京保持戒心。其次，在地緣政治上，印度臨近聯結波斯灣和麻六甲海峽的印度洋，而日本依賴此交通要道取得來自中東的能源供應。第三，作為一個民主國家，印度為日本再提供一個雙方合作的意識形態基礎。由日本、印度和美國三方共同組成的戰略同盟，對亞洲的權力平衡造成重大影響。

考慮中國的威脅，安倍政府在日印關係中有兩個主要的主軸。首先，安倍再次強調日印之間共享的民主價值，並尋求以之補強亞洲民主陣線。日本的「價值觀外交」（value driven diplomacy）由前首相麻生太郎提出，而後發展為「自由與繁榮之弧」（Arc of Freedom and Prosperity）的一部份。其

---

<sup>16</sup> Jeffrey W. Hornung, "Japan and India's Growing Embrace,"  
<http://thediplomat.com/2013/01/12/japan-and-indias-growing-embrace/>



中，印度被視為陣線中重要的連結點。<sup>17</sup> 2012 年 12 月 27 日，甫贏得大選的安倍便提出自己的戰略視野，取名「亞洲的民主安全之鑽」(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sup>18</sup> 安倍的新戰略建立在日本、印度、澳洲和美國等四個民主國家的安全合作上，其毫不掩飾地將中國視為抵禦的對象，印度明顯扮演關鍵角色。<sup>19</sup> 其次，繼「民主安全之鑽」的提出，日本進一步與印度加強海上安全合作。在 2007 年首次任期時，安倍便在對印度國會的演說中提出「大亞洲」(broader Asia) 和「兩海交會」(confluence of the two seas) 的概念。<sup>20</sup> 雖然安倍的演說內容僅提及增進日印合作的大方向，該次演說為安倍在其安全戰略中強調海上安全留下伏筆。在「民主安全之鑽」的新戰略中，安倍指出印度洋與太平洋的和平、穩定和自由航行息息相關，因此日本和印度需攜手強化海洋安全合作。<sup>21</sup>

迄今，第二任安倍政府在多處加強與印度的海洋安全合作。2013 年 11 月 29 日，日印在印度德里召開第一次海洋事務對話，<sup>22</sup> 討論一系列可進行雙邊合作的領域，包括非傳統安全、交通運輸、海洋科學與技術、海洋生態和多邊論壇。2013 年 5 月 30 日，於東京舉行的日印高峰會中，兩國同意增加日本海上自衛隊和印度海軍的海上聯合軍演，並成立 US-2 水上

---

<sup>17</sup> 麻生太郎為現任內閣副總理兼財務大臣和金融擔當大臣。關於日本的價值觀外交和「自由與繁榮之弧」，見：神保謙，〈日本外交・安全保障政策のアウトリーチ：「自由と繁榮の弧」・日豪・日印・日 NATO 關係〉，<http://www.rieti.go.jp/jp/events/bbl/07042301.html>

<sup>18</sup> Shinzo Abe, "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 <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a-strategic-alliance-for-japan-and-india-by-shinzo-abe>

<sup>19</sup> 見：J. Berkshire Miller, "The Indian Piece of Abe's Security Diamond," <http://thediplomat.com/flashpoints-blog/2013/05/29/the-indian-piece-of-abes-security-diamond/>

<sup>20</sup> Shinzo Abe, "Confluence of the Two Seas --- Speech by H.E. Shinzo Abe, Prime Minister of Japan at the Parliament of the Republic of India" (二つの海の交わり --- インド国会における安倍総理大臣演説), <http://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pmv0708/speech-2.html>。「兩海」指印度洋和太平洋。

<sup>21</sup> Abe, "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 *op. cit.*

<sup>22</sup> 外務省，〈第 1 回日・インド海洋に関する對話の開催〉，[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25/1/0128\\_02.html](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25/1/0128_02.html)

飛機 (US-2 amphibious aircraft) 聯合工作小組。<sup>23</sup> 安倍政府加強日印海洋安全合作的動機非常明顯。

## 二、日緬甸關係取得突破

印度以東，日本亦在緬甸強力進擊。2013年5月24日，安倍出訪緬甸，成為36年來首位訪問該國的日本首相。<sup>24</sup> 安倍的訪問與緬甸民運領袖翁山蘇姬四月訪日約相隔一個月的時間。某種程度上，就進一步增進日緬關係釋出善意。儘管緬甸尚未完全民主化，緬甸政府已採取行動，暗示中央進行改革開放的意願。軍政府除解除翁山蘇姬的軟禁令以外，更接受全民盟和翁山參與國會補選。緬甸最大反對黨全民盟在補選45席中贏得44席。緬甸總統藤森 (Thein Sein) 在大選前接受美國華盛頓郵報 (Washington Post) 採訪時，透露政府解決國內衝突的決心，以及進行改革、推動經濟發展的願景。<sup>25</sup> 緬甸的開放不僅促成美國總統歐巴馬於2012年訪問緬甸，也促成美國、歐盟和澳洲相繼放寬對緬甸的制裁。

安倍政府於國際社會和緬甸關係和緩的時機點接觸緬甸。有許多理由支持日本與緬甸開展關係。首先，在地緣政治上，緬甸與印度洋比鄰。作為長期支持緬甸的力量，中國於近年開始注重緬甸的戰略位置，希望在緬甸建立大陸橋，連結雲南省和仰光及迪洛瓦 (Thilawa) 兩個港口，作為中國南方的出海口。<sup>26</sup> 此舉擁有地緣政治上的涵義，因為印度洋是連結中東地區戰略資源的重要地帶。其次，緬甸擁有豐富的天然資源，包括煤、石油、天然氣、水資源和生物質 (biomass)。根據亞洲開發銀行2012年的研

<sup>23</sup> 外務省，〈マンモハン・シン・インド首相の訪日(概要と評価)〉，  
[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page3\\_000194.html](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page3_000194.html)

<sup>24</sup> 外務省，〈安倍総理大臣のミャンマー訪問(概要と評価)〉，  
[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page3\\_000186.html](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page3_000186.html)

<sup>25</sup> Lally Weymouth, "Burma's President Gives His First Foreign Interview,"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19, 2012.

<sup>26</sup> Toshihiro Kudo, "China's Policy toward Myanmar: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http://www.ide.go.jp/English/Research/Region/Asia/pdf/201209\\_kudo.pdf](http://www.ide.go.jp/English/Research/Region/Asia/pdf/201209_kudo.pdf)

究報告，緬甸估計藏有兩百萬噸的煤、447.7 兆立方呎的天然氣，以及 207 百萬桶的石油供應量。<sup>27</sup>緬甸的能源藏量或許可以紓解日本的能源壓力。第三，若緬甸持續推動民主化和經濟發展，其不僅可能對日資產生吸引力，亦補強日本的自由與繁榮之弧。

經過高峰會，日本與緬甸達成共同協議，以之作為發展兩國友誼的基石。外交關係除外，日本表示支持緬甸的民主轉型、經濟改革，以及法治化和民族和解等工程。<sup>28</sup>就經濟關係而言，日本與緬甸同意加速雙邊投資協議的簽署，以及共同開發迪洛瓦經濟特區（Thilawa Special Economic Zone）。同時，東京也同意提供緬甸 510 億日圓的貸款援助，協助後者打擊貧窮，進行計畫升級和基礎設施的開發。<sup>29</sup>東京同意取消緬甸尚欠日本的 1761 億日圓債務，並承諾提供 24 億日圓資助仰光進行水資源管理以及人員訓練。<sup>30</sup>簡言之，第二任安倍政府在緬甸亦表現明顯的戰略企圖。

### 三、TPP 戰略

2013 年 7 月 23 日，日本宣佈加入 TPP 談判，成為第十二個參與談判的國家。<sup>31</sup>自 2008 年歐巴馬於東京首次提出 TPP 的倡議以來，日本終於決定加入談判。東北大地震帶來的政治和經濟損傷除外，基於市場開放可能對日本經濟造成衝擊，東京遲遲未加入談判。異議人士認為，全面開放市場可能逐漸摧毀日本農業和其它產業，使資源不充足的日本更依賴進

---

<sup>27</sup> Asian Development Bank, *Myanmar: Energy Sector Initial Assessment* (Mandaluyong City, Philippines: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12), p.4.

<sup>28</sup> MOFA Japan, “Joint Statement between Japan and the Republic of the Union of Myanmar – New Foundation for Mutual Friendship,” <http://www.mofa.go.jp/files/000006671.pdf>

<sup>29</sup> MOFA Japan, “Signing of Exchange of Notes concerning Yen Loan to Myanmar,” [http://www.mofa.go.jp/press/release/press6e\\_000094.html](http://www.mofa.go.jp/press/release/press6e_000094.html)

<sup>30</sup> MOFA Japan, “Debt-Relief Measure for Myanmar,” [http://www.mofa.go.jp/press/release/press6e\\_000096.html](http://www.mofa.go.jp/press/release/press6e_000096.html) ; “Exchange of Notes Concerning Grant Aid to Myanmar,” [http://www.mofa.go.jp/press/release/press6e\\_000097.html](http://www.mofa.go.jp/press/release/press6e_000097.html)

<sup>31</sup> 內閣官房，同前註。

口。<sup>32</sup>由於日本農民擁有強大的政治影響力，關於市場的辯論使 TPP 成為政治議題，更促使部份的悲觀論者主張 TPP 的簽署將使日本亡國。<sup>33</sup>

無論如何，相對於反方意見，日本有兩個主要理由參與 TPP。首先，就經濟而言，儘管反對聲浪不斷，就 TPP 可能帶來的影響下定論可能稍嫌過早。日本國內同時亦有支持者平衡反對觀點。例如，部份學者在一個 2011 年由佳能國際研究中心（キヤノングローバル戦略研究所）發佈的共同研究報告中主張，日本可透過 TPP 平衡中國的影響，並改善自身的談判地位。<sup>34</sup>其次，或許更重要的是，參與 TPP 談判將有助於日本融入美國重返亞洲的再平衡戰略中。雖然日本長期在美國的軸輻戰略中佔有重要地位，就經濟政策而言，尤其是區域整合政策，日本與美國的作為並不總是一致。<sup>35</sup>參與 TPP 不僅強化美日關係，也暗示東京和華盛頓擁有許多共同安全利益。

TPP 談判對日本造成的戰略影響值得一提。儘管 TPP 具有明顯的經濟特質，就戰略的角度而言，TPP 是美國強化其軸輻戰略的一種手段。自 2008 年提出 TPP 以來，華盛頓先後與澳洲、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等 TPP

---

<sup>32</sup> 關於 TPP 對日本農業可能產生的影響，見：矢口克也，〈TPP と日本農業・農政の論点 — 貿易自由化・食料自給率・農業構造・制度設計—〉，国立国会図書館調査と情報，第 703 号(2011 年 2 月 24 日)；石原健二，〈TPP 問題と日本農業〉，《自治総研通巻》，第 392 号(2011 年 6 月号)，頁 38-58。

<sup>33</sup> 關於反對 TPP 的作品，見：中野志剛，《TPP 亡国論》(東京：集英社，2011 年)；浜田和幸，《恐るべき TPP の正体 アメリカの陰謀を暴く》(東京：角川マーケティング，2011 年)；関岡英之等，《亡国最終兵器-TPP 問題の真実》(東京：青林堂，2011 年)；小林よしのり，《ゴーマニズム宣言スペシャル 反 TPP 論》(東京：幻冬社，2012 年)；中野志剛編，《TPP 黒い条約》(東京：集英社，2013 年)。

<sup>34</sup> キヤノングローバル戦略研究所，〈「TPP の論点」(TPP 研究会報告書最終版)〉，[http://www.canon-igs.org/research\\_papers/pdf/111025\\_yamashita\\_paper.pdf](http://www.canon-igs.org/research_papers/pdf/111025_yamashita_paper.pdf)。除此份報告以外，亦有其它研究對 TPP 持正面看法。見：星野三喜夫，〈TPP 参加は日本の優先順位の 1 つである〉，《新潟産業大学経済学部紀要》，第 40 号(2012 年 7 月)，頁 34-61；松田学，《TPP 興国論》(東京：ロングセラーズ，2012 年)。

<sup>35</sup> 例如，在 1997 年亞洲爆發金融危機時，日本便提出成立「亞洲貨幣基金」(Asian Monetary Fund, AMF)的想法，以其作為區域危機的救助機制。在美國的政治壓力下，日本終究放棄倡議。見：Phillip Y. Lipsky, "Japan's Asian Monetary Fund Proposal," *Stanford 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 Vol.3, No.1 (2003), pp.93-104.

夥伴國，以及韓國、菲律賓、泰國等有興趣參與 TPP 談判的國家增進安全關係。日本是此隊伍的最新成員，其參與完成一條從朝鮮半島到東南亞的防線。對東京而言，此防線不僅鞏固日本國家安全，也為參與防線的國家開闢合作的空間。

#### 肆、結論：日本新安全戰略對中日關係的影響

本文指出，日本在第二任安倍政府的領導下，似乎有意擺脫日本自 1980 年代末以來的經濟低潮，並經由經濟改革振興國家，重新鞏固日本的區域領導地位。而促使安倍政府採取如此大動作的原因，或許不僅在於日本長期萎靡不振的經濟，更在於中國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所帶來的挑戰。再加上東北大地震對日本造成的創傷，安倍或許也瞭解，除非能再次啟動日本經濟，否則其可能面臨與前幾任首相相同的命運，在短暫任期後草草下台。若將安倍政府改革的決心延伸到安全領域，可發現日本在安全政策上同樣有大動作。印度、緬甸、TPP 等乍看之下似乎毫無關連的舉動，皆可以安倍的「民主安全之鑽」論述串起，其矛頭無非是對準中國。民主反方是「不民主」，而中國（和北韓）仍是威權國家，因此安倍的影射非常明顯。透過地緣政治上的圍堵以及經濟上的抗衡，安倍政府試圖在中國周邊拉起一道封鎖線，試著壓抑中國影響力的快速成長。

透過經濟改革和戰略調整雙管齊下的方式，安倍企圖重振日本。然而，日本新安全戰略對中日關係的未來發展，乃至東亞秩序，究竟隱含哪些啟示，以下兩點總結：

（一）中日戰略競逐再起：本文指出，在第二任安倍政府上台後，日本先後與印度和緬甸展開交往，試透過與兩國交好，反制中國快速擴張的影響力。島嶼爭端除外，就某個角度而言，日本自小泉政府結束以來，已有近十年的時間未在地緣政治上採取大動作。或許由於日本國內政局不

穩，自小泉卸任以來，領導人更迭頻繁，導致東京未能在戰略上有所作為，而面對北京的挑釁，亦顯得無能為力。目前，安倍政府似乎有決心扭轉日本的頹勢，不僅極力拉攏印度和緬甸，更試圖與俄羅斯和緩關係、解決北方四島問題，並在非洲進行佈局，意圖平衡中國在非洲大陸的勢力。若安倍政府持續改善與中國周邊國家之間的關係，中日關係緊張恐怕在所難免，爆發衝突的可能性將升高，而雙方關係也將冷卻、更形同陌路。另一方面，在美國重返亞洲、東亞秩序邁向中美兩極化發展的情形下，中國將視日本為美國的先鋒，以強硬的態度回應日本任何的作為。畢竟日本不是美國，而複雜的歷史情結也使中國擁有對日採取強勢作為的正當性。再者，北京亦不可能任由東京挑戰其影響力而毫無作為。因此，中日矛盾於未來可能日漸深化，美中日三國互動也將牽動東亞秩序。

(二)「區域整合」將成為第二戰場：如文中所示，美國 TPP 談判背後其實隱含更深的戰略盤算。透過 TPP，美國得以重返亞洲，一方面尋求機會提振經濟，一方面平衡中國崛起所帶來的影響。雖然處於美中兩強中間的日本，固然和許多情形相似的東南亞國家一般，採取避險策略，同時參與 RCEP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和 TPP 談判，但是日本的特殊性，使其避險策略擁有其它意涵。與其他亞洲國家不同的是，日本是經濟大國，雖然於近期為中國所超越，但仍保有實力和後者競爭。就區域整合而言，於 1990 年代中期，日本一度主導區域整合發展，而 RCEP 的雛形 --- 東協加六 (ASEAN + 6) --- 亦由日本倡議。因此，就某個角度而言，日本的避險策略中，或許亦保有對中國進行制度性平衡的盤算。中國迄今尚未對 TPP 表態，反而重聲其對東協的認同，以及未來 RCEP 作為東亞區域整合的主體的支持。究竟中日、中美等多方角力，是否會在區域整合的戰場上越演越烈，值得進一步觀察。